

汉语言文化研究

胡明扬 金天相 等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
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

汉语言文化研究

胡明扬 金天相等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学丛书
汉语言文化研究
胡明扬 全天相等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大兴沙窝店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字数：250 千字

1996 年 10 月第一版 1996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ISBN7-5633-2187-X/I·173

祝賀中國人民大學
對外漢語教學中心
成立十周年

傳播中華文化，
促進國際交流。

李文海



一九九六年

祝賀對外漢語教學中心成立十周年

加強對外漢語教學
促進國際學術交流

馬絡孟
一九九六年
四月



慶祝中國人民大學對外漢語教學中心成立三十周年

培養一批了解中國

對華友好的國外漢學家

鄭杭生



一九九〇年五月廿日

加強國際交流
弘揚中華文化

對外漢語教學中心成立五十周年紀念

一九九六年五月 胡明揚敬賀



对外汉语教学中心建立十周年

中華文化四海流芳，千秋
功世育人至土，我師我弟
同協共勉，當仁不讓，再譜
新章。

王明璋



一九九六年

国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执行主编：王 洪

委 员（按国别英文音序排列）

马克林（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教授）

叶嘉莹（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梁丽芳（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教授）

傅璇琮（中华书局总编辑、编审）

韩兆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朱靖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党玉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编审）

周笃文（中国新闻学院教授）

王 洪（中国新闻学院副教授）

李殿魁（台湾师范大学教授）

陈耀南（香港大学教授）

黄兆汉（香港大学教授）

冯瑞龙（香港浸会学院副教授）

松浦友久（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

李炳汉（韩国汉城大学校教授）

成元庆（韩国建国大学校教授）

柳晟俊（韩国外国语大学校教授）

朴宰雨（韩国外国语大学校教授）

斯蒂芬·欧文（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萨进德（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

唐凯琳（美国西华盛顿大学教授）

目 录

上编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 语言和语言学习..... 胡明扬 (2)
- 外语教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胡明扬 (7)
- 语段写作谭要..... 金天相 (20)
- 谈汉字教学的“难”和“易”..... 刘 缙 (38)
- 英语国家学生学习高级汉语词汇的
 心理特征与教学策略..... 罗青松 (43)
- 新闻标题的结构形式、语法特征及教学探索..... 张风格 (61)
- 韩国人学习汉语发音难点初探..... 王改改 (75)

中编 汉语语法研究

- 从运用“把”字句的偏误看“把”字句的教学与研究
 李大忠 (86)
- 趋向补语偏误类型分析..... 李大忠 (99)
- 日汉语气助词系统对比 李 泉 (111)
- 不定量词“点”以及“一点”、“有点”的用法 ... 杨从洁 (134)
- “越来越”与动词、形容词搭配考察..... 么书君 (146)
- 外国留学生使用介词“在”的错误分析 岑玉珍 (153)
- 论非谓形容词 黄南松 (163)

论现代汉语“工具”范畴	荣继华 (177)
“这”和“那”	
——中古新的指代词体系	李 泉 (译) (192)

下编 修辞与文化研究

句子的音节组合及其文化内涵	金天相 (238)
修辞与对外汉语教学	徐桂梅 (250)
《左传》外交辞令探析	武惠华 (259)
刘绍棠与浩然小说语言风格之比较	谢 怡 (276)
幽默会话分析	杨裕峰 (282)
从跨文化交际角度对比英汉称赞语和答语	陈 晨 (289)

封面题字、作画 王国璋

上编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语言和语言学习

胡明扬

探讨语言学习的理论和规律应该首先了解什么是语言以及学习语言的目的和要求。如果对什么是语言有不同的理解,对学习语言的目的和要求没有明确的界定,而是从不同的前提和不同的目的要求出发,根据不同领域的经验事实来立论,那就不可能得出有关语言学习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和规律。特定领域的理论和规律自有其本身的价值,但是不具有普遍意义。

不同的语言学家曾经给语言下过各种不同的定义,如“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是一种社会交际工具”,“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语言是思想文化的载体”,“语言是认识客观世界的工具”,“语言是一套社会习惯”,“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等等。语言学家通过自己给语言所下的定义划定自己的研究范围,确定自己的研究方法,这是完全无可非议的。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语言学家对语言的研究往往有所侧重而不可能全面着力,这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实上语言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任何简单化的看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语言学习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第一语言学习和第二语言学习就大不相同。第一语言口语学习和书面语学习也不相同。第二语言学习因母语和目标语之间是否有亲属关系、亲疏程度、类型学上的远近、学习目的和要求、学习条件、师资条件、学习时间等各方面的因素而各不相同。因此不作明确的界定,泛泛而谈语言学习,很难得出一致的意见。在第二语言学习领域中,就不同的学习目的和要求,在不同的学习条件下得出的一般性结论只适用于同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同一学习条件的特殊领域，不适用于其他领域，更不是语言学习的一般理论。对各个不同领域的语言学习具有普遍参考价值的恐怕还是关于第一语言学习的一般理论。

儿童学习母语或者说第一语言是一个艰苦、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而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轻松愉快而又简短的过程，似乎儿童只需要听到周围的人说过的既不完全又很少的一些话就能凭借天生的语言机制一下子就掌握了这种语言，一下子就什么话都会说了。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一个学龄前儿童所掌握的仅仅是最简单的生活口语，语法现象和习惯用法都是比较简单的，语汇也是很贫乏的，凭这一点儿语言能力去做买卖、打官司肯定是不够用的，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还得继续学习。如果仅仅因为最简单的生活口语也包含了基本的语法规律和最核心的基本语汇而认为这就可以算是掌握了这种语言，那是不够严肃的，或者在有意玩弄“掌握”、“会”这样的字眼。即使这也算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这种语言，那也不是轻松地一下子就掌握的，而是花了整整五六年的功夫，并且是在“脱产”条件下，在有母亲那样全心全意的专职辅导老师精心帮助下才掌握的。一个两三岁的孩子闹不清楚“我”是谁是常见的事。学龄前儿童就某个句型独自大声“操练”几十遍也是常见的事。在我们的北京话口语音档中恰巧有一段母子对话，母亲反复教孩子什么是姓，什么是名，花了十来分钟，孩子还是不明白，最后拒绝再回答母亲的问话。只要我们注意一下身边的儿童学习语言的实际过程，就会发现这个过程决不是轻松愉快的，也不是简短的。一个即使是文盲的成人掌握的语言也要比儿童掌握的语言复杂得多，丰富得多，而一个掌握了书面语的成人的语言就更加复杂，更加丰富了。谁都知道书面语不同于生活口语，第一语言的书面语也是要经过长期艰苦学习才能掌握的。现在几乎全世界各匡都在哀叹大学生的本国语文水平太低，可见书面语是不那么容易掌握的。但是研究儿童学习语言过程的专家往往只研究学龄前儿童学习第一语言口语的过程，不研究儿童和青少年

掌握第一语言书面语的过程,因此,使得一些早忘了自己是怎样掌握母语的的语言学家误以为学习第一语言出奇地容易。儿童只听到一些不全的句子,听到一些杂乱无章的言语片段就激活了先天的语言机制,就什么话都会说了。(不知道包括不包括同是这些语言学家所举的十分深奥而又是生造的书面语例句?!)在 20 世纪,说掌握了母语或第一语言而完全不考虑书面语至少是不全面的。因为成年人大都早已忘了自己是怎么学会说话的,又因为儿童学习第一语言口语是和认识主客观世界和掌握生活本领同时进行的,所以不少人认为第一语言是无需“学习”的,而是自然“获得”的。如果为了区分第一语言口语学习和第二语言学习在常规情况下的不同条件和不同方式,使用“获得”和“学习”这样两个不同的术语,也未尝不可,但是如果把这两个术语所代表的不同条件和方式绝对化起来,还要认为这是语言学习理论领域中的重大发现,那恐怕就要自己给自己添麻烦,到头来反而很多问题都说不清楚了。

儿童学习第一语言口语的过程究竟真相如何大概还要长期争论下去,可以暂且搁在一边。但是儿童学习第一语言口语过程中的很多特点都值得重视,因为这对于第二语言学习理论有深远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只想提出两个特点来讨论,看看对第二语言学习理论有没有参考价值。

儿童学习第一语言口语的一个特点是“输入”大大早于“输出”,并且在量上“输入”也远远大于“输出”。国内外研究一致认为婴儿在 6~8 个月的时间已经能“理解”或“听懂”某些最简单的话。“妈妈在哪儿?”“灯灯呢?”“说‘再见!’”“做个‘狠’!”这些话孩子会有反应,眼睛连头都转向妈妈或电灯,动动手或手指一伸一握,咧开嘴做个“狠”。一岁多的孩子会说一些单词句,可是并非只懂单词句。你对孩子说“你坏!你坏!”他会不高兴,他知道你在骂他。这就是说他懂得多,懂得早,说得少,说得晚。至于儿童听到的更比他懂的多得多。妈妈抱着孩子往往不断跟孩子说话,连跟别人怄气的话也跟孩子叨叨,语法很复杂,语汇量也不小,知识内容也很丰富,

孩子听不懂可也在那儿听。孩子大一点在旁边玩，大人说话他也在听，不全懂可也在听，冷不丁还提个问题来问大人，“××是什么？”儿童学习第一语言口语不仅“输入”早于“输出”，“输入”多于“输出”，而且早期在理解和运用两方面也经常出错，只是通过长期反复错了改的过程，才逐步掌握最基本的口语能力。儿童学习第一语言口语这一特点对第二语言学习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参考这一特点，第二语言学习原则上也应该“输入”早于“输出”，“输入”多于“输出”。传统的第二语言学习和第一语言书面语学习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原则，效果都是不错的，缺点是学习的时间较长，一般需要6~8年的学习时间。目前流行的第二语言教学方法大都要求“输入”和“输出”同步，要求“输出”等于“输入”或“输出”大于“输入”，也就是说要求“学了就用，学了就会”。就有限的目标、有限的学习时间而言，这种方法是可行的，因为不这么学恐怕就什么也学不到。但是就常规的学习而言，这种直接违反一般学习理论和原则的做法是很难取得良好的效果的。这就要求要全面辩证地来考虑，作出既能适应不同的目标，又能取得最佳效果的教学方案。

儿童学习第一语言口语的另一个特点是儿童不是孤立地学习语言的，而是在认识周围的世界和自身，在学习有关社会的文化和社会行为规范的同时学习语言的。对儿童来说，语言不是一门孤立的“课程”，而是他学习到的全部知识的载体以及跟周围世界和自身交往和相互作用的工具。这就是说，儿童在掌握第一语言的过程中同时掌握了和这种语言有关的知识 and 行为规范。在这一点上第二语言学习和第一语言学习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第二语言学习是把语言作为一门孤立的课程来学习的，特别是近半个世纪，几乎是把语言真的当作一个物质的符号系统来学习的，学的只是最有规律性的一般现象，把语言和社会文化的联系降到了最低限度。如果目标有限，这也许是节约学习时间的一种好方法，但是想通过这种方法真正掌握一种第二语言是不可能的。

儿童学习第一语言是从零开始的，这时候儿童的知识系统也

处在初始状态。当他基本上掌握了第一语言的时候，他也已经同时接受了有关社会富有自己民族和时代特色的全部社会和文化知识以及作为这全部社会和文化知识载体的语言知识。在通常的条件下学习第二语言的情况完全不同，主要学习的是语言知识，其他方面的知识都是由通过第一语言获得的知识来补充的。因为语言实际上是和整个知识系统分不开的，而不同社会的知识系统各有自己的特色，因此学习第二语言不仅存在着第一语言的干扰，而且也存在着固有的知识系统的干扰。第一语言的干扰已经受到重视，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是固有的知识系统，或者说“第一知识系统”的干扰却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更说不上有多少研究成果。这里所说的“知识系统”当包括对主客观世界的全部知识，这种知识的分类体系，全部历史文化内容的特点以及全部社会行为规范和社会心态等等。“知识”也同时包含运用这种知识的“能力”。

承认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学习的这些差异，就必须找到某些办法来弥补在通常条件下学习第二语言的缺陷；就必须设法消除第一语言和“第一知识系统”的干扰，又要充分利用它们来帮助和促进第二语言学习。另外，承认第一语言学习和第二语言学习的差异就不得不承认，在通常条件下学习第二语言想要达到第一语言的水平是根本不可能的。

根据语言学习的一般理论，特别是第一语言学习的一般理论，结合第二语言学习的目的和要求以及条件、时间、师资等等各方面的因素可以推导出第二语言教学的各种教学原则，据此可以制订各种教学方法。这方面的研究是没有尽头的，但是有一点也许是明确的，那就是严重违反语言学习的一般理论的教学方法总是不全面的，有缺陷的，尽管在特定的条件下，在一时一地似乎是相当成功的，而符合语言学习的一般理论的教学方法尽管在表面上几乎是水火不相容的，事实上往往是互相补充的或者是各有不同的适用领域。